

海會聖賢 (共一集) 2015/1/10 中國河南省南陽
市來佛寺 檔名：65-141-0001

四十八願 一部大經 一句佛號 往生極樂

百十二歲 專弘正法 專護正法 重返娑婆

來佛古寺位於河南省社旗縣饒良鎮西南，相傳在隋唐年間，有羊冊鎮糧商王居士駕牛車去源潭鎮販糧，途遇三位老人搭車同行。行至深夜，便在路邊停車休息，待次日黎明，卻見三老已化為三尊石佛。眾信士因而便在此處興建道場，取名曰「來佛寺」，即佛陀化身來此之意。

數經滄桑變遷，幾度江山易主。當年殿宇軒昂，如今盡還太虛。然而，雖是空門零落，幸喜正法猶存！古語有云：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」就在這座毫不起眼的鄉野荒庵中，卻成就了震驚寰宇的兩位神僧，肉身菩薩上海下慶法師和一百一十二歲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賢老和尚。

肉身菩薩慶公略傳

師俗姓李，諱富貴。祖居豫東南泌陽縣，生於晚清宣統元年。因出身寒微，未曾習書學文。然天性仁厚，生來賢孝知禮。十一歲皈依三寶，禮宛東羅漢山清涼寺傳東法師乃為剃度，賜名海慶。

師四十二歲入來佛古寺常住，專修淨土，老實念佛。一九八九年，敬往白馬寺增受具足戒。一九九一年臘月十一日，師談笑示寂，自在生西，世壽八十二歲，僧臘七十一年。

師坐缸六年九個月後，其師兄上海下賢老和尚發心為之荼毗入塔。壽缸開啟，眾皆驚歎！惟見慶公趺坐巍然，面貌如生，乃至所著衣物，亦纖毫無損。四眾知是金剛法體，全身舍利，遂將其供奉寺內，朝暮禮拜。二〇〇五年，廣州大德李元添居士，欣聞慶公聖

跡，倍生敬仰，乃發心為其貼金供養。

初閱慶公生平，似覺平淡至極，除卻一聲阿彌陀佛聖號，竟無他物可言。然細加玩味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豈非師暗合道妙處麼。心下會悟，始信大道至簡，生佛不二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如是而已。茲有淨業學人為師讚曰：

一句彌陀法中王，七十年來心中藏。

不參禪理不研教，不解經咒又何妨。

信深願切直念去，自然花開極樂邦。

留此金剛不壞體，證轉法輪度迷茫。

細觀佛首低垂處，恰似六祖駕慈航。

今虔祈禱蓮台下，求師引我出夢鄉。

公元二〇一三年元月二十三日，古曆壬辰年臘月十二日上午，在來佛寺這座極不起眼的鄉野小廟前，傘蓋林立，幢幡排空，南陽及全國各地的三千多名淨宗學人不約而聚，皆是懷著無比恭敬之心，前來參加上海下賢老和尚的入塔法會。一百一十二歲的上海下賢老和尚於公元二〇一三年元月十七日，古曆壬辰年臘月初六日凌晨，無諸苦痛，安詳示寂，其瀟灑自在，令無數見聞者皆歎羨不已。

海賢老和尚的弟子印志、印涵、印空、印榮、印寶等法師，帶領聞訊趕來的四眾弟子，為老和尚守靈七日，念佛不斷。

老和尚圓寂後的第三天，有趕到的弟子揭開往生被，瞻仰老和尚的遺容，卻驚奇的發現，老人家面帶微笑，嘴唇泛紅，眉毛、鬍子和頭髮，竟然由白變黑了。

印志法師：眉毛幾乎黑得沒有白的了，鬍子黑的有一部分，佔有三分之一，在沒有往生之前，鬍子連一根黑的都沒有。

在場的數十位淨宗學人，又一次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彌陀願力的不可思議。

印涵法師：師父預知時至自在往生，誰能比得了！不識字，一句阿彌陀佛，就這成就了。師父給我們做了個好榜樣。

依照傳統的佛家葬禮，在四眾弟子莊嚴的佛號聲中，海賢老和尚的法體趺坐於壽缸之內，葬於來佛寺塔院。

當代淨宗導師，德高望重的上淨下空老法師得知海賢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後，大為讚歎。號召淨宗四眾弟子，向海賢老和尚學習。

師父上人：一位老法師，一百一十二歲往生了，一生修行得很好，正知正見，弘護正法，跟他學習的人很多。這在佛門裡面稱為丈夫。

並為老和尚親書挽聯和碑銘，碑銘曰：

賢公和尚，佛門榜樣。不事經懺，遠離利養。

嚴持戒律，四眾欽仰。老實念佛，道在平常。

淨土大經，諸佛密藏。一句彌陀，甚深妙禪。

百一十二，老當益壯。唯僧讚僧，法門興旺。

弘普賢願，表法離障。續佛慧命，功德無量。

自在往生，倒駕慈航。

挽聯曰：

四十八願 一部大經 一句佛號 往生極樂

百十二歲 專弘正法 專護正法 重返娑婆

昌明法師：我謹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眾弟子，向賢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無限的追思。賢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輩，是佛教界的大壽星。賢公畢生獻身佛教，愛國愛教，嚴持戒律，尊師重道，慈悲喜捨，利益眾生，深受佛教界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尊重與愛戴。賢老秉承師父教誨，修持淨土法門，阿彌陀佛聖號朝暮不斷，老實念佛，道心堅固，與世無爭，與人無求，淡泊名利，寬厚待人，以高齡

之歲、強健之身，思惟敏捷，身無病苦，自知時至，安樂自在，實乃佛門僧寶，人間奇跡。賢公往生前預知時至，提前和弟子們告別，瀟灑自在，安然生西。賢公現身說法，為世人做了一個修行人最好的榜樣，證明了淨土持名念佛法門無比殊勝，證明了阿彌陀佛四十八願的不可思議！

海賢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，就告訴寺內幾位弟子說：「我過不去這個年了。」大家都不以為然，因為眼見師父身體極其康健，並無半點異常，哪能說走就走呢？幾日後，老和尚到桐柏縣平氏鎮的孤峰寺，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「鐵腳僧」上演下強法師。路上，老和尚拉著陪他同去的老護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說：

春生居士：我問：「你咋不來了啊？師父。」他說：「就這近來我就要走。我給你倆打個知字兒（招呼），你倆知道。」後來我還解勸他，我說：「不會，你上次跟我說，老佛爺不讓你走，讓你在這再住二年，現在你又說你走哩？」他說：「你不知道，老佛爺這兩天就又交代我，叫我馬上就要得走。出不了一個月我就走了。」

鄢居士：我說：「你啥時候往生走，跟我說一下，我去找人給你助念。」海賢老和尚跟我說：「不用助念，叫人助念那是不相信，他走不了。我這不用助念，我自己就走了。」很有百分之百把握。

離開孤峰寺之後，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時的寺院和曾經常住修行過的寺院，各自看了一番，對弟子們都說：「以後我不再來了。」眾弟子皆是看到師父身體尚好，並未多想。

在賢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，社旗的李潤峰居士去來佛寺看望他。在談話過程中，李居士用手機錄下了賢公的一段開示：「我想著我也活不了恁大年紀，情願死。死了以後，你要是修得好，靈魂成

佛了，世界上都知道。」

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，他悄悄的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點點往塔院的院牆角挪。印志法師看到後，就說那不礙事，勸他老不要挪了。老和尚不聽，印志法師只好喚大家一起去挪，忙活了兩天才總算挪完了，老和尚又把路上給打掃得乾乾淨淨的。老和尚往生後，我們才恍然大悟，原來他老人家那是在為自己開路呀！老和尚往生前的四、五天，一個人默默的把塔院牆邊的一堆斷磚都搬到自己的塔旁，並且整齊的擺放了起來。大家都不解其意，待老和尚往生後，印志法師買磚頭給老和尚封塔，大家這時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，原來他老人家不願浪費，把這些斷磚搬到塔旁，是準備給自己封塔用啊！

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，還和弟子們一起在寺院門前翻整菜地，一直幹到天黑。大夥勸他休息。

印拴法師：他弄完又說：「這活我就做完了，以後我就不做了。」

盧水庫居士：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們幾位師兄在講經堂聽老法師講《大經解演義》。正在聽著，就聽到老和尚在屋裡敲引磬念佛的聲音，敲的時間特別長。我心裡在想，老和尚今天怎麼敲引磬這麼長時間？因為平常他老人家也敲引磬念佛、拜佛，但時間都特別短，唯獨今天時間特別長，比平常長了好幾倍，當時我們也沒在意。第二天上完早課，印拴師父給老和尚端飯，在外面喊師父，沒人應。推開門以後，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著，衣服疊得很整齊擺在床上，仔細一看，老和尚已經安詳自在的往生了。

胸有菩提，何必臨時抱佛腳？身無俗念，自然極樂在心頭。大家於事後細細回想，原來老和尚是早已預知時至，在向大家告別呀！

在印志法師和印涵法師的帶領下，我輩不肖弟子數人，沿著老和尚走過的足跡用心尋訪，暫將老和尚一生的年譜簡撮其要，以勵學人。

賢公俗姓文，名川賢，字清選，祖居豫南唐河縣少拜寺鎮，生於晚清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。父母及祖父母皆為虔誠的佛弟子，耕讀傳家，樂善好施，被鄉中讚為大善人。

賢公生逢亂世，未得深研詩禮，自幼只隨母親茹素念佛。師天生純樸，宿根深厚，孩童時便以孝行聞名於鄉里。聖賢多逢坎坷，英雄必受磨難，此事古今皆然。賢公十二歲時，父親在湖北隨州討飯途中，遇到土匪縱火燒毀民居，便挑水前去救火，被土匪殘忍的殺害了。數日後，逃難的百姓返回村莊時，看到了驚人的一幕，只見一具死屍直挺挺的緊抱一顆大樹站著，一群餓狗坐在地上團團將它圍住，村民們原以為是餓狗想爭吃死人，便結夥上前驅趕餓狗，卻不料這些餓狗被打得眼淚直流，卻死死不肯散開。大家這才明白，原來群狗是在為善人守屍啊！獸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？見者無不為之痛哭淚流。

賢公：土匪把俺老父親打死了。

劉鳳芝居士：給你的老父親打死了？

賢公：啊。

劉鳳芝居士：那時候你幾歲？

賢公：我十來歲，我會要飯嘛！十二了。

俗語云：「寧為太平犬，不做亂世人。」賢公雁行五人，慈母於苦難中將幾個兒女拉扯成人，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稱說了。十八歲時，賢公腿生癰瘡，大幅潰爛，母親為之四處訪求名醫，全然回天乏術。師深知因果，歎曰「妙藥難醫冤業病」，遂捨棄醫藥，從朝至暮，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。數月後，頑疾不藥而愈。師由

此越發堅信，佛語至誠，確無誑語，菩薩所言「度一切苦厄」，果不欺人。歷此生死大劫，也令賢公深刻領悟到輪迴路險，死生事大，遂生起出離之心。

賢公十九歲這年，二十二歲的二哥因病早逝，這令剛剛經歷生死大劫的賢公徹底堅定了出家修行的決心。

民國九年，師二十歲，決意拜別慈母，投在桐柏山太白頂雲台寺上傳下戒老和尚座下，老和尚親自為之剃度，賜法名曰海賢，字性誠。

劉鳳芝居士：你是幾歲出家的？

賢公：二十。

劉鳳芝居士：二十歲？你出家在哪裡？

賢公：我出家就在太白頂。

劉鳳芝居士：一出家就上太白頂了？

賢公：出家就在太白頂，傳戒老和尚是我師父。

賢公於二十三歲時，赴湖北榮寶寺受具足戒。傳戒公本是臨濟宗白雲系的一代大德，然而卻不曾教授賢公參禪打坐，也沒有教授講經說法，唯傳六字洪名，囑其一直念去。

劉鳳芝居士：你那出家剃度了，師父咋教你的？光教你念阿彌陀佛是吧？

賢公：光教念佛。

劉鳳芝居士：光教念佛？

賢公：（你們是）沒有出家的人，不跟你們說。

賢公辭別母親上了桐柏山之後，母親黃氏夫人和小兒子相依為命，艱難度日。賢公為報慈母之恩，在山上開荒種地，挖草藥換糧食，然後步行一百多里將糧食背回老家奉養母親，如此九年不斷。

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，賢公二十二歲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。

母親無人照看，令賢公頗為掛心，於是便勸說母親隨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，這一住就是二十七個年頭。

民國二十五年，賢公三十六歲，離別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。不久，因突發腦溢血而死在了賢公的懷裡。因當時條件太過艱苦，賢公只能將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。賢公往生的前一天，還和一位居士說起，說夢到大哥前來找他求超度，希望遺骨能回歸故鄉安葬。其兄弟情深，同胞義篤，不覺令人望空長喏。

一九五六年仲秋，賢公的母親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，賢公苦苦相勸終難挽留，只好陪同母親返鄉。一九五七年七月初四晚上，黃氏夫人自己和麵包了頓餃子吃過，讓賢公給他的姐姐和一個堂妹捎信，要她們第二天一定回來。第二天，黃太夫人與親人談笑話別，自在往生了。

賢公：老媽媽說：「你能叫我死到這山頂上？」八月二十下來，（生產隊）菜園裡有三間屋，我騰了騰，騰了三間屋俺住那兒，她種菜呀。

劉鳳芝居士：她還能種菜？

賢公：那她好好的嘛！能做啊！俺種菜。

劉鳳芝居士：老母親也吃齋嗎？

賢公：老母親從小就吃齋。過了年七月初五，老媽媽老（往生）哩。死的那一天，頭一天還在自己包扁食（餃子）。她在屋裡睡，頭天就對我說：「娃兒呀！（讓我）出去睡吧。」我說：「妳睡外頭幹啥？（外面）蚊子多。」她臉一邁（扭）她就說：「你明兒能叫我死到這屋裡？」我說：「中！中！」軟床抬出來。

劉鳳芝居士：擱到客廳裡了？

賢公：擱到當門了。七月初五，俺妹子、俺老姐都在家裡，她還做飯。（姐姐她們）拿的白糖、拿的罐頭，（母親說）「拿回來

，我不吃？」罐頭稠的剝剝，稀的喝喝，她說：「我喝了水，今兒晌午就不吃飯了。」她說她出去解手，還出去解大手，（又出去）解小手。轉來了往那兒一睡，（睡了一會兒）她說：「娃兒呀！我起來坐會兒中吧？起來坐會兒。」我說：「你還不勝（不如）睡那兒。」她說：「中啊！睡那兒一會兒，中啊。」睡那兒（以後），臉一翻，側身（吉祥臥）睡那兒，長出一口氣……人家沒受罪呀！

賢公的姐姐親眼目睹了母親往生的不可思議，所以不久就帶著兒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。也是因為當時條件極其困難，賢公為母親念佛三日後，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將母親簡單埋葬了。這讓賢公常掛在心，深感對不起母親的無邊深恩。八年後，賢公發心為母親遷墳樹碑，豈料掘開墓穴，竟然空無一物，僅有幾顆釘棺材用的大釘而已。

三世諸佛淨業正因，蓮池大師曰：「父母離塵垢，子道方成就。」至於賢公之母是否乃菩薩應化，如達摩掛履般遊戲神通，我輩凡夫自是不敢妄斷。然而賢公對慈母至純至真的一片孝心，卻足以令我輩五體投地，使後人萬古仰瞻了。

賢公曾先後在桐柏山的桃花洞、雲台寺、塔院寺常住。開墾過十四片荒山，助人修建過十一所道場，曾與宗門高僧海墨法師、海圓法師、體光法師一起在塔院寺結廬共修。古德曰：「心至虛時能受益，事非經過不知難。」賢公每每提及這段往事，無不極力讚歎三位法師的修持功夫。其自卑而尊人的廣闊胸襟，令人不知不覺便從心底由衷的生起欽敬之意。

賢公：東刺溝（塔院寺）分了仨人地，體光的，海墨、海圓的，他仨叫（地）荒那兒了，俺去給它挖起來。海圓在北京佛牙塔，海墨死到西靈山寺，靈山寺土洞裡。他今年死有四十多年了。海墨會說，那講經，啥經都會講。

劉鳳芝居士：誰呀？海墨呀？

賢公：啊。

劉鳳芝居士：啥都會講是吧？

賢公：啥都會講。

劉鳳芝居士：你講過經沒有？

賢公：我咋沒有？我沒講過，我因為啥？我沒學過任啥兒（任何東西）。

劉鳳芝居士：光會念阿彌陀佛？

賢公：光念阿彌陀佛。在以前，放牛、做活、犁地……桐柏山我開了十四個場，你當我享受啊？我沒有享受啊！

一九六六年，文化大革命開始，紅衛兵到寺院裡焚毀經書佛像，逼迫僧人還俗。萬法因緣而生，還因緣而滅。眾生共業所感，歷史潮流使然。縱是菩薩應世，也只有徒喚奈何！賢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裡做了生產隊長，當時不許念佛，他就在心裡默默的念。不許拜佛，他就在晚上偷偷的拜。大鍋飯裡有葷腥的時候，他就吃鍋邊菜。更難能可貴的是，賢公一直為大眾示現著僧寶的形象。

印志法師：他是下生產隊了嗎？

演強法師：下生產隊人家都沒還俗。

賢公：（紅衛兵說）「山上不要和尚了，誰（家）在哪兒，（想）回家了（可以）回家。」我說：「俺沒有家，俺不回家。」在吳家灣大隊，下大隊當隊長。咱這個齋公賴好，不去開齋破戒。我老在鍋邊兒煨一點兒蘿蔔菜吃吃。咱忌咱的口，咱不吃。

劉鳳芝居士：一輩子都不喝酒是吧？

賢公：酒，那年輕時候咋不喝？在生產隊，（比如）你給人家搬家哩，不喝酒？

劉鳳芝居士：不喝不中，多少喝點兒是吧？

賢公：喝斤把子還不夠我喝。

眾人哈哈笑：破戒了。

劉鳳芝居士：這不叫破戒，這叫開緣。

劉鳳芝居士：你當生產隊長那幾年，念佛不念？

賢公：那個時節，他叫你念佛？那人家不叫念哪！因為啥？都是群眾，你敢念佛？

劉鳳芝居士：不叫念，在心裡念？

賢公：在心裡念，放牛時候在山頂，攆著些兒（看著牛），坐在石頭上念。

因為賢公為人忠厚善良，待人一團和氣，大家都願意親近他，親切的稱呼他「文齋公」。多年之後，當弟子們向賢公問起當時為什麼堅決不肯還俗時，這位並沒讀過書的老人，卻張口說出了幾句蓋天蓋地的言語：「學道當知心是佛，修行應以戒為師。出家再返家，不如不開花！」

文革期間，紅衛兵毀掉了傳戒公的舍利塔，然而卻沒有見到靈骨，感到十分詫異。後來，賢公在塔下的一塊青石板下找到了傳戒公的靈骨，心中暗暗讚歎老和尚果真不凡，確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。於是將傳戒公靈骨妥善保存，直至文革結束後，才偕同多位同門學人，將師父的靈骨重新建塔安葬。

一九七六年，文革宣告結束，來佛寺的許多護法居士相約到塔院寺，迎請賢公前來主持正法，恢復道場。因飽經戰亂，與十年浩劫的種種磨難，賢公深悟蕩益大師讚歎蓮池大師時所講的，「只圖腳底著實，何必門庭好看？」故而僅修起大殿三間和西廂房的羅漢殿三間，所供奉的聖像均為泥塑。

一九九一年，海慶法師示寂，成就金剛不壞之軀。二〇〇五年，已是一百零五歲高齡的賢公，為了給慶公裝飾金身而遠赴廣州，

與西藏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不期而遇。這位年輕的法王子將賢公奉若活佛，至誠邀請與賢公共進午餐，並合影留念。

有位書法家見賢公年過百歲，依然身體康健、頭腦清醒，特意向老人家請教養生的祕訣。老人家說這都是得益於持戒精嚴，老實念佛。這位書法家至誠頂禮，讚歎賢公如趙州再世，當即揮毫，引了一首楊萬里的「詠菊」詩，讚賢公曰：

物性從來各一家，誰貪寒瘦厭年華？

菊花自擇風霜國，不是春光外菊花。

賢公曾在來佛寺山門口種下一種名叫「七點半花」的奇異花卉，此花只在晚間七點半到八點之間綻放。二〇一〇年秋，賢公帶領幾位弟子坐待花開的可愛場面，被印志法師拍攝了下來。至今看起來猶似昨日，令人倍感溫馨。

青青翠竹皆是法身，郁郁黃花無非般若。花乃無情草木，尚且不肯失信於人，何況聖賢佛菩薩呢？故而我們應該益加堅信，釋迦世尊梵音清淨，豈有誑語？阿彌陀佛大慈大悲，絕無空願！

賢公常教誡弟子們說：「要做好和尚，先做好婆娘。」二〇一二年三月，圓明寺住持印榮法師接老和尚到圓明寺小住，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，老人家試穿一下，感覺有點長，當即自己飛針走線敕（音遼）起了袍邊。看到此處，不知大家除了驚歎之外，還作何感想呢？佛門有聯語曰：「投起針來，果能羅什譯經，寸金易化；吃了飯去，不學彌勒大肚，滴水難消。」能如賢公者，千年試問幾人比？

二〇一二年中秋節前夕，南陽有幾位居士到來佛寺看望賢公，賢公忽然童心大發，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樹上給大家摘柿子吃。大夥見此場面，無不歎為觀止！豈有此理，說也不信，真正絕妙，到者方知。唐代禪門高僧趙州和尚因八十行腳而被傳為千古美談

，可是要和咱們這位只會稱念一句彌陀聖號的荒庵老僧相比，恐怕連趙州禪師自己也該自歎弗如了！六字洪名之微妙難思，於此處亦可見一斑。

二〇一二年中秋節後，南陽居士禮請賢公到南陽的念佛堂小住，幾位居士錄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場面。

海賢老和尚：好好念佛好好修，都能成佛。你要是不修，咋會好？你像我這幾十年了，早上起來就是三點起來，我起來燒燒香，我坐那念佛，轉（繞）著佛念佛，轉得瞌睡了又歪（吉祥臥）到那兒，歪到那兒還在念佛，那不是說一會兒就修好了。我成個妖精了。

劉鳳芝居士：徒弟徒孫都死了，人家還活著。

賢公：到死的時候就該死，沒死，我還不敢說。

劉鳳芝居士：阿彌陀佛叫你表法的嘛，是不是？你修得好。

賢公：表得好，不叫我說呀，什麼都不能說。

居士：誰不叫說？

賢公：老佛爺不叫說，得好好念佛啊！好好念佛，因為啥？念念佛，（然後）到佛堂去迴向迴向。不要說，我念個阿彌陀佛就中了。不念到一心不亂不算念。人不學好不中。

當居士們問起賢公念佛有何境界時，老人家付之一笑，絕口不提。

賢公：沒到時間。你要出家了，到戒壇裡，有人給你說。給你說說？那說不得！不叫說！說話口滿了都不好，以後短你壽限。你（就算）知道天機啥樣，見了不興（不能）說！

劉鳳芝居士：不說。

居士：那你見極樂世界了嗎？

賢公：這一黑了（晚上）見啥，老佛爺給你說啥，甬說！

居士：老佛爺不叫說？

賢公：你洩露天機，那犯雷打呀！這陰陽二氣跟那紙一樣，比紙還薄！

賢公：喜歡出家的你出家，不喜歡出家的，你當一個老齋公，光念阿彌陀佛。多晚（啥時候）念到一心不亂了，老佛爺給你較輕兒（稍微）打個知字兒（招呼）。你嘴快的不給你說，不興（不能）說！念到一心不亂，老佛爺就知道。

居士：那你要一心不亂，是什麼？

賢公：一心不亂咋給你說？沒啥說！不叫你指手劃腳，嘴說，你手甬說。

曾文正公聯語曰：「神所憑依，將在德矣。鼎之輕重，未可問焉。」佛門歷來的規矩，宗門忌諱說境界，教下不許談功夫。當年圓瑛法師也曾有嘉言警醒佛弟子說：「道不遠人，切忌認影迷頭向外尋覓。心原是佛，但向迴光返照直下承當。」由此可見，賢公至此已非彌陀門外客了。

古德有嘉言曰：「有錢者不說錢，有權者不說權，老將軍不談兵，老和尚不談禪。」賢公不露智慧，是謂大智慧；不顯神通，堪稱大神通。可憐我輩凡夫業重障深，有眼不識盧舍那，對面不見阿彌陀。

印榮法師和印生法師曾為大眾講述過一些賢公老和尚的不思議事。二〇〇八年夏天，有農民在寺院門前把收割機打碎的麥秸點燃了，頃刻間整個寺院都瀰漫著濃煙，嗆得人喘不過氣來。印榮法師跑出寺院告訴正在幹活的老和尚，說院子裡煙氣太大，都嗆得誦不成經了。老和尚聽後，順手在地上撿起一個廢舊的塑料袋，往南方甩了幾下，嘴裡念叨著「往那邊去」，說也奇怪。

印榮法師：然後我再看這院子的煙沒有了，都往南刮走了，當

時我就給老和尚跪那裡磕了個頭。當初這一片地是我們種的菜，那天天氣很熱，也有點旱，老和尚讓我挖排水溝。我當時很不理解，天這麼熱，又旱，沒有雨，挖什麼水溝啊。但是他已經說了，我們還是勉強把它做了，哪曉得第二天瓢潑大猛雨下起來，當時我們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。

印生法師：還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。老和尚親自跟我說，有一次在懸崖陡壁羊腸小道上走路，遇到一隻大狼。海賢師（父）清知這個因果，也不躲避，也無處躲避，「要是欠命就該還命，把我吃了就算了」，只管念佛。那隻狼走到他跟前，咬住他的褲腿，把老和尚拉到山洞裡的狼窩旁，有一隻母狼難產在那裡躺著死了。他就閉上眼睛，至心念誦南無阿彌陀佛聖號，十來分鐘後，母狼醒過來產了五隻狼崽，公狼就對他點頭哈腰，磕頭感謝。他開示道：「你要少做點惡，多行點善，以後別來畜生道了，成就佛道多好。」第二天從解家河回來的時候，又走到那個地方，老狼在那裡等著攔住老和尚，從草窩裡叨出一坨山蜂蜜，放到老和尚跟前，又是點頭哈腰。老和尚掂著這坨蜂蜜，到我種香菇的棚裡頭跟我講，他就說：「印生啊！你看看這野生動物也知道報恩哪！」

鐘不敲不鳴，鼓不打不響。菩薩不顯神通，凡夫不知敬仰。在此道出二位法師所陳諸事，只為喚起我們的恭敬之心，望十方仁者珍惜、善用。

真知出實踐，妙理貴躬行。賢公雖然不識文字，然而說起話來卻常常妙語聯珠，聽聞者往往大感意外，驚喜莫名。二〇一二年仲秋的一天，賢公正在劈柴，幾位外地來的居士到寺院念佛，求老人家慈悲開示。賢公一邊劈柴一邊說：「沒啥可開示的，好好念佛，世上無難事，只怕心不專。」大家聽後忍不住為之鼓掌喝彩。老人家加重語氣又強調了一遍：「真沒有難事啊！」然後問起大家從哪

里來的，大家回答之後，老人家笑著說：「俺這是小廟，吃的是苦的，穿的是補的，你們來這兒要能受苦，能受苦才能了苦。你不來，我不怪，來了就要守我戒，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規矩。」先輩尋常語，人間未見書。眾居士不約而同齊念彌陀聖號，深感震撼。

在《論語·學而篇》中，端木子讚歎孔老夫子有「溫良恭儉讓」五種美德，而弟子們總結賢公能夠自在往生的原因時，細觀賢公一生的行誼，發現此五種美德在賢公身上同樣是圓滿具足。

賢公性情溫和，沒有人見他老人家發過脾氣。真可謂「凡事付之一笑，於人無所不容」，所以無論男女老幼、僧家俗家，親近賢公未有不生歡喜心者。古賢曰：「滅卻心頭火，別起佛前燈。」我輩當知，此乃真正入佛門的大前提呀！

賢公一生慈心愛物，真誠善待一切眾生，隨緣隨分，從來不令大眾起一絲煩惱。老人家曾多次教誨弟子們說：「寧可葷口念佛，不可素口罵人。」周安士先生詩曰：「仁列五常首，慈居萬德先。皇哉三教論，異口若同宣。」原來此處正是聖賢與凡夫的區別之處啊！

印志法師：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樣，午後不休息，到寺院外面的玉米地裡去轉悠。見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，這位村民見老和尚去了，非常的不好意思。老和尚看這個村民不好意思，老和尚就說：「你掰吧，你挑那大的掰，不要不好意思。」老和尚馬上就離開了。

當地村民：八九年夏季，這裡遭受了洪澇災害，老和尚還親自把自己開墾的幾畝薄田，收入的一千二百斤小麥，親自送交到國庫裡，並且連糧食款都沒有要。這反映出來他的思想境界很高，愛國愛教，為國分憂，度化眾生，（心裡）時刻裝著眾生。

賢公一生為人恭謹，數十年禮佛不用拜墊，也從不曾有人見過

他毀謗、輕視過任何人。《易經》云：「敬慎不敗也。」印祖將「誠敬」允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徑，我輩當深信不疑。

賢公一生之勤儉，留給大家的印象尤為深刻。賢公常說：「擇菜不丟青，勝似念黃經。」師在之日，我輩凡夫從未察覺其中妙處，此時細加玩味，忽然憶起釋迦世尊的臨終遺教，「以苦為師，以戒為師」。由此明白了，老子為何曾自稱擁有三件法寶，「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」。「儉」之一字，豈敢輕看啊！賢公的老朋友「鐵腳僧」上演下強法師如是說：「人家真是菩薩應世，人家度眾生就是做這個榜樣，慢慢的教你後學都能求得佛果。就是菩薩應世，咱還看不懂，看不懂真佛的奧妙。阿彌陀佛念幾十年不拐彎。行住坐臥念彌陀，人家達到這個層次了。人家跟這萬民、父母兄弟沒生隔閡啊！」

印涵法師：有一次，電工去收電費，我師父說：「這個月的電費跟上個月相比高那麼多啊！」電工二話沒說，就打我師父兩個耳光，我師父把電費掏出來就給電工了。電工走了以後，幾個居士說：「那不行，我們要找他論理去，他這樣不講理。」我師父說：「算了，算了。他打我算給我撓癢了，吐到臉上等於給我洗臉了。我們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，能夠寬容別人，永遠記住，忍者自安。」

世尊曾有一言，道破好大天機，「一切法無我，得成於忍」。二〇〇八年秋，賢公在把來佛寺託付於印志法師之時，便再三叮囑說：「不怕沒廟，就怕沒道。不聾不瞎，不配當家。」

賢公：咱不識字，咋去當家？我現在糊糊塗塗光念我的佛。

古德曰：「養成大拙方為巧，學到真愚始知賢。」用在賢公身上正恰如其分。上淨下空老法師讚其為「海會聖賢」，的確名副其實。

若不往昔修福慧，於此正法不能聞。佛說，若不是過去生中勤

修福慧，今生斷然聽聞不到正法，假如我們的福報不夠大，縱然聽聞正法，也不能生起信心。賢公曾不斷向人說起，能念佛的人，都是有大福德、大善根之人，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緣，老實念佛，當生成就。

賢公：沒有善根，他就念不了佛。好好念佛，回西方極樂世界。

佛言，末法億億人修行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，得度生死。弘一大師曾有偈曰：「阿彌陀佛，無上醫王。捨此不念，是謂痴狂。」賢公的弟子們親見了老人家往生的殊勝莊嚴，對淨土的信心益加堅定。千佛寺住持印涵法師和圓明寺住持印榮法師也都表示，道場以後世世代代都要專修專弘念佛法門，絕不辜負恩師的諄諄教誨和殷切期望。

印涵法師：尊敬的剃度師上海下賢老和尚，尊敬的教授師上淨下空老和尚，尊敬的得戒師上惟下賢老和尚。今生我遇到這三位高僧大德，是我終生的榮幸，我既然穿上這身僧衣，絕不辜負三位老人家對我的栽培和呵護。我一定要修好六和敬，以戒為師，以苦為師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我一定時時處處給四眾弟子樹起一個好榜樣，一定要做到學為人師，行為世範。特別是在我們中原這一塊，千佛寺、來佛寺、圓明寺這三個淨宗道場，我們一定要把這一面大旗樹起來，給四眾弟子做個模範榜樣。我們三個時時處處一定要修好六和敬，絕不辜負淨老和尚對我們的期望。

印志法師：我們師兄弟三個，住持三個道場，我們一定不會辜負恩師賢公老和尚的教誨，一定不會辜負師父上人上淨下空老法師的教誨。我們一定會修六和敬，團結一致，在中原地區三個道場，把淨宗的一桿大旗樹立起來。我們一定會把佛法承傳下去，把正法承傳下去。

印榮法師：今後我們一定要實修實幹，聽上淨下空老法師的話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一心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把老和尚的優良傳統繼續傳下去，達到圓滿的佛道。

印志法師代表諸位同門，恭讀了祭文：

維公元二〇一三年元月廿三日，古曆壬辰年臘月十二日，恩師上海下賢老和尚金身入缸法會，不肖弟子眾等，端身正意，恭奠於恩師法體之前。上達恩師暨諸佛菩薩曰：

聖哉賢公，人中豪雄。三界師表，法門象龍。
少懷壯志，紹隆佛種。拜別慈親，出家為僧。
嚴持淨戒，勤修梵行。九十餘載，善始善終。
律己秋氣，待人春風。以身垂範，普利群萌。
春風化雨，潤物無聲。桃李不言，下自蹊成。
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來佛古寺，因師而名。
師今歸去，福慧圓通。花開見佛，徹悟無生。
不肖弟子，拜瞻聖容。祈師再來，莫捨頑冥。
今立誓願，我佛證盟。於師教誡，信受奉行。
同心同願，眾志成城。六和道場，百忍家風。
廣演正法，利樂有情。

古德教導我們，不可毀謗眾望所歸者，因為「人心所向，天命可知」。賢公往生前三天，曾手捧一本書，讓一位居士給留影。

劉鳳芝居士：二〇一三年元月十三日，當他看到我們給來佛寺送去《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》的書本時，他高興備至，立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，並說：「我穿上這袈裟，拿住著這書本，你們給我照張相吧。」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動要求給他照相，老人家這一舉動，把他內心期待佛門團結、佛法興旺的願望表現得淋漓盡致，他拿上這書本歡喜的樣子，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寶貝似的。

那是結集當代眾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讚歎淨土法門、讚歎淨空老法師的一本書，書名就叫《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》。老人家讚歎淨空法師是一位佛知佛見的大德高僧，老法師能住世弘法是眾生的大福報，希望大眾能團結一心，共同光大佛法，廣利眾生。再三警戒學人，一定要善護口業，千萬不可毀謗聖賢人！

僧寶不思議，身披三事雲衣。浮杯過海剎那時，赴感應群機。堪作人天功德主，堅持戒行無違。我今稽首願遙知，振錫杖提攜。阿彌陀佛。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！

註：

1.「軟床」：南陽鄉下山民自製的一種藤編床，如同擔架，而有四腳。

2.「在生產隊…給人家搬家」：這裡賢公講的是文革前後，因為解放前中國鄉下居住較分散，解放後二、三十年當，一般新建房屋則會搬至統一規畫之地。所以當時村民搬家是很隆重也比較常見的事情。

3.「你不來，我不怪，來了就要守我戒」：戒，當地鄉音讀作蓋，戒、怪諧韻。